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九年



冰心作品集

1929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9 年

我曾	2
《往事》——以诗代序	4
《幻醉及其他》序	8
第一次宴会	11
三年	24

1929 年

我 曾

我曾梦摘星辰，
醒来一颗颗从我指间坠落；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惆怅？

我曾梦撷飞花，
醒来一瓣瓣从我指间飘散；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凄怆？

我曾梦调琴弦，
醒来一丝丝从我指间折断；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感伤？

我曾梦游天国，
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怨望？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9 年 5 月《燕大月刊》第 4 卷第 3、4 期合刊。）

《往事》——以诗代序

我是一个盲者，
看不见生命的道途，
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领，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头有说不出的虚空与寂静，
心头有说不出的迷惘与胡涂；
小孩子，你缓一缓脚步，
让我歇在这凉荫的墙隅。

听人声喧哗着四面，
对我在不住的传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脸上的汗污。

小孩子你别走远了，

你与我仍旧搀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调着弦子，
我整顿起无限的欢愉。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
围绕着她们天花绚烂，
我弦索上进落着明珠。

我听得见人声哗赞，
哗赞这热闹的须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领受了这无谓的称谥。

第二部曲我又在弹奏，
我唱着人世的欢娱；
鸳鸯对对的浮泳，
凤凰将引着九雏。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我听得见大家嘘气，
又似乎在搔首捋须；
我听得见人家在笑，
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

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
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
我越弹越觉得琴弦紧涩，
越唱越觉得声咽喉枯！

这一来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听见欣赏的嗟吁。
只无人怜惜这干渴的歌者，
无人怜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间是同情带着虚伪，
人世间是爱恋带着装诬……
我唱到伤感凄凉时节，
我听见人声悄悄的奔趋。

第三部曲还未开始，

我已是孤坐在中衡，——
四围听不见一毫声息，
只有秋风，落叶，与啼乌！

抱着琵琶我挣扎着站起，
疼酸刺透了肌肤。
竿头的孩子哪里去了，
我摸索着含泪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众生伤损，
大人的罪过摧毁了你无辜，
觉悟后的彷徨使你不肯引导，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我拚着踉蹌的曳着竿儿走去，
我仍要穿过大邑与通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夜。北平。

（本篇系为小说、散文集《往事》写的代序，《往事》1930年1月开明书店初版。）

《幻醉及其他》序

冰季弟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孩子。至今我若是梦见他，他仍是个穿着白地蓝花的土布衫儿，黄头发，大眼睛的孩子。他在我的意识中，始终没有长大。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说来真快！我抱着他坐在窗台上。我笑问他，“你爱我么？”

“爱的！”他说。

我又笑问，“多么爱呢？”

他睁着大眼睛说，“顶爱，顶爱！”

我说：“那不够！”

他的眼睛更睁大了，“顶顶爱！”

我仍说，“那还不够！”

他站起来了，张开两臂，黑大的眼珠旋转着：“我爱你，比天比地那么爱！”

于是我满意的笑了，紧抱了他，吻着。

那时我深爱他那种不能充分发挥意思的言语。我爱那笨拙可爱的天真。

这几年来，只觉得环境的转移，自己的长大，却忘记了我怀中的蓝底白花土布衫子的小弟弟，也在发育。——

今夏回家去，觉得他终日关在三层楼上，桌上堆满了稿纸，昼夜不停的写。我始终不曾注意到他，我总想他所写的不过是中学校出版物那一类短诗，散文，杂感的文字。孩子们夏天无事，写写也好，我总不曾问起。

到我回平的前几天晚上，他忽然抱着一大堆纸到我屋里来，请我看，说是他写的几篇小说，要我作序。我一笑接过来，放在桌上，直到夜深就寝之先，才匆匆的看了几页。

我越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我觉得这作者，决不是一个穿蓝地白花的土布衫儿的孩子，而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深忧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了人间的一切！

前天他有信来，说航海之期在即了！从此不闭居在三层楼上，写那温柔分子的文字了！我立时似乎看得见那巍然如山的平稳前进的轮船，和天边的晚霞，云端的沙鸟。似乎听得见那泱泱的海风，和环球各地码头上嘈杂的人声，以及各色奔趋的男女老幼。……

航海家的生涯，是折磨人的！我愿腥风咸水，能

洗刷出他特种新颖尖刻的笔风。游遍全球以后，我相信笔下必有活跃的，他人描写不到的人物，情事，感慨和奋兴！

冰季弟，你如今不止爱我，并爱了世间的一切，不止会用那笨拙的育语，并且会用了深切的文字。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奇幻的，是惊险的，这些都是别个少年作者所不能得到的机缘，我何等的为你欢欣鼓舞；假如我是男子，何等的愿和你易地而处？

再见罢，爱弟，别忘了在祖国旧都的乡效，有个深深爱你的姊姊，日夜在计算着你海上的行程，祷祝着你海上的平安，并等候着看你海上的新作。

前途努力罢，爱的大灵在永远牵引着你！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海淀燕南园。

（《幻醉及其他》，小说集，冰季作，1930年10月中华书局初版。）

第一次宴会

C 教授来的是这样的仓猝，去的又是这样的急促。桢主张在 C 教授游颐和园之后，离开北平之前，请他吃顿晚饭。他们在国外的交谊，是超乎师生以上的。瑛常从桢的通讯和谈话里模拟出一个须发如银，声音慈蔼的老者。她对于举行这个宴会，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虚拟下了她小小家庭里一个第一次宴会：壁炉里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跃的火焰，映照得客厅里细致的椅桌，发出乌油的严静的光亮；厅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盏浅蓝带穗的罩灯；在这含晕的火光和灯光之下，屋里的一切陈设，地毯，窗帘，书柜，瓶花，壁画，炉香……无一件不妥贴，无一件不温甜。主妇呢，穿着又整齐，又庄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里，放出美满骄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现在薄施脂粉的脸上；她用着银铃般清朗的声音，在客人中间，周旋，谈笑。

如今呢，母亲的病，使她比桢后到了一个月。五

天以前，才赶回这工程未竟的“爱巢”里来。一开门满屋子都是油漆气味；墙壁上的白灰也没有干透；门窗户扇都不完全；院子里是一堆杂乱的砖石灰土！在这五天之中，她和桢仅仅将重要的家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里楼上楼下是满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连她也认不清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只得把午睡也牺牲了，来指点看视。到了夜里，她和桢才能慢慢的从她带来的箱子里，理出些应用的陈设，如钟，蜡台，花瓶之类，都堆在桌上。

喜欢款待的她，对于今天下午不意的宴会，发生了无限的踌躇。一种复杂的情感，萦绕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虚拟的第一次宴会，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这小小的“爱巢”里，只有光洁的四壁，和几张椅桌。地毯还都捆着放在楼上，窗帘也没有做好，画框都重叠的立在屋角……下午桢又陪 C 教授到颐和园去，只有她一个……

她想着不觉的把眉头蹙了起来，沉吟了半晌，没有言语。预备到城里去接 C 教授的桢，已经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头看见瑛踌躇的样子，便走近来在她颊上轻轻的吻了一下，说：“不要紧的，你别着急，好歹吃一顿饭就完了，C 教授也知道，我们是新搬进来的。自然诸事都能原谅。”瑛推开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头玩够

了颐和园，再客人似的来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桢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里帮你。或是把这宴会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头痛。”

瑛抬起头来，“笑话！你已请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别耽搁了，晚上宴会一切只求你包涵点就是了。”桢笑着回头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几个人。”桢道，“你斟酌罢，随便谁都成，你请的总比我请的好。”

桢笑着走了，那无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无量的胆气。瑛略一凝神，叫厨师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净的。回来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楼上把地毯都搬下来。又吩咐苏妈将画框，钉子，绳子等都放在一处备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电话。

她一面低头走着，便想出了几个人：许家夫妇是C教授的得意门生；N女士美国人，是个善谈的女权论者；还有华家夫妇，在自己未来之先，桢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他们两位都是很能谈的；李先生是桢的同事，新从美国回来的；卫女士是她的好友。结婚时的伴娘……这些人平时也都相识，谈话不至于生涩。十个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请的人，都在家，都能来，只卫女士略有推托，

让她说了几句，也笑着说“奉陪”，她真喜欢极了。在江家院子里，摘了一把玫瑰花，叫仆人告诉他们太太一声，就赶紧回来。

厨师父和苏妈已把屋中都收拾干净，东西也都搬到楼下来了。这两个中年的佣人，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定他们弱小的主妇，看她如何布置。瑛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先指挥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颜色铺好；再把画框拿起，一一凝视，也估量着大小和颜色分配在各屋子里；书柜里乱堆的书，也都整齐的排立了；蜡台上插了各色的蜡烛；花瓶里也都供养了鲜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把屋角高桌上白绢画蓝龙的电灯一开，屋里和两小时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头，厨师父和苏妈从她喜悦的眼光中领到意旨了，他们同声的说：“太太这么一调动，这屋里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唤：“厨师父把壁炉生了火，要旺旺的，苏妈跟我上楼来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闽漆咖啡的杯子，一包一包都打开了。苏妈从纸堆里检出来，用大盘子托着，瑛打发她先下楼摆桌子去，自己再收拾卧室。

天色渐渐的暗下来了。捻开电灯，拨一拨乱纸，堆中触到了用报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开了一看，是几个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叠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电光一闪似的，她看见了病榻上瘦弱苍白的母亲，无力的背倚着床阑，含着泪说，“瑛，你父亲太好了，以至做了几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陪送你！我呢，正经的首饰也没有一件，金镯子和玉鬓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时候，都作了盘费了，只有一朵珠花，还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宝店里去估，说太旧了，每颗只值两三块钱。好在你平日也不爱戴首饰，把珠子拆下来，和弟弟平分了，作了纪念罢！将来他定婚的时候……”

那时瑛已经幽咽不胜了，勉强抬起头笑着说，“何苦来拆这些，我从来不用……”

母亲不理她，仍旧说下去：“那边小圆桌上的银花插，是你父亲的英国朋友 M 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 先生素来是要好看的，这个想来还不便宜。老人屋里摆什么花草，我想也给你。”

随着母亲的手看去，圆桌上玲珑地立着一个光耀夺目的银花插，盘绕圆茎的座子，朝上开着五朵喇叭花，花筒里插着绸制的花朵。

母亲又说：“收拾起来的时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脱卸下来的，带着走也方便！”

是可给的都给了女儿了，她还是万般的过意不去。觉得她唯一的女儿，瑛，这次的婚礼，一切都太简单，太随便了！首饰没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

了几件；新婚没有洞房，只在山寺里过了花烛之夜！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亲却觉得有无限的渐愧，无限的抱歉。觉得是自己精神不济，事事由瑛敷衍忽略过去。和父亲隐隐的谈起赠嫁不足的事，总在微笑中坠泪。父亲总是笑劝说，“做父亲的没有攒钱的本领，女儿只好吃亏了。我陪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而且她也不爱那些世俗的东西。”

母亲默然了，她虽完全同情于她正直廉洁的丈夫，然而总觉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里，解譬不开。

瑛也知道母亲不是要好看，讲面子，乃是要将女儿妥帖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里，安适，舒服，应有尽有，这样她心里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满满的结束了。

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慈，每一想起，心里便深刻的酸着。她对于病中的母亲，只有百般的解说，劝慰。实际说，她小小的家庭里已是应有尽有了。母亲要给她花插，她决定请母亲留下。

在母亲病榻前陪伴了两个月终于因为母亲不住的催促，说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肠，匆匆的北上。别离的早晨，她含泪替母亲梳头，母亲强笑道，“自昨夜起，我觉得好多了，你去尽管放心……”她从镜中偷看母亲痛苦的面容，知道这是假话，也只好

低头答应，眼泪却止不住滚了下来。临行竟不能向母亲拜别，只向父亲说了一声，回身便走。父亲追出阑干外来，向楼下唤着，“到那边就打电报……”她从车窗里抬头看见父亲苍老的脸上，充满了忧愁，无主……

这些事，在她心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车上每一忆起，就使她呜咽。她竟然后悔自己不该结婚，否则就可以长侍母亲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牵两地，她母亲也不肯让她多留滞了。

到北方后，数日极端的忙逼，把思亲之念，刚刚淡了一些，这银花插突然地又把无数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艰难的母亲，何时把这花插，一一的脱卸了，又谨密的包好？又何时把它塞在箱底？——她的心这时完全的碎了，慈爱过度的可怜的母亲！

她哭了多时，勉强收泪的时节，屋里已经黑得模糊了。她赶紧把乱纸揉起塞到箱里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楼来，在楼梯边正遇着苏妈。

苏妈说，“桌子都摆好了，只是中间少个花盘子……”瑛一扬手，道，“这不是银花插，你把我摘来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绿叶就可以了。”苏妈双手接过，笑道，“这个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银卡片

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写了卡片，安排座位。C 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边。摆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珑的满贮着清水的玻璃杯，全副的银盘盏，银架上立着的红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间的银花插里红花绿叶。光彩四射！客室里炉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拟想中的第一次宴会的意味！

心里不住的喜悦起来，匆匆又上了楼，将卧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脸，剔甲，更衣……

一件莲灰色的长衣，刚从箱里拿了出来，也忘了叫苏妈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皱纹，时间太逼，也只好将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过来人说做了主妇，穿戴的就不能怎样整齐讲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个宴会，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时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钹铮的琴声，推窗一看，原来外面下着滴沥秋雨，雨点打着铅檐，奏出清新的音乐。“喜悦中的心情，竟有这最含诗意的误解！”她微笑着，“桢和 C 教授已在归途中罢？”她又不禁担心了。

刚把淡淡的双眉描好，院子里已听见人声。心中一跳，连忙换了衣服，在镜里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楼去。桢和 C 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间，看见瑛下来，桢连忙的介绍。“这位是 C 教授——这

是我的妻。”

C 教授灰蓝的眼珠里，泛着慈祥 and 爱的光。光顶微秃。极客气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带着 C 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刚要转身走入客室，一抬头遇着了桢的惊奇欢喜的眼光！这眼光竟是情人时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桢握着她的双手，附在她耳边说：“爱，真难为你，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呢！这样整齐，这样美，——不但这屋里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别的美，淡淡的梳妆，把三日来的风霜都洗净了！”

瑛笑了，挣脱了手，“还不换双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脏了！”桢笑着自己上楼去。

C 教授刚洗好了手出来，客人也陆续的来了。瑛忙着招呼介绍，大家团团的坐下。桢也下来了，瑛让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厨房里，催早些上席，C 教授今晚还要赶进城去。

席间 C 教授和她款款的谈话，声音极其低婉，吐属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觉得他是一个极易款待的客人，并不须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谈锋。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总是夹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眼光恰与长桌那端的桢相触，桢往往给她以温存的微笑。

大家谈着各国的风俗，渐渐引到妇女问题，政治问题，都说得很欢畅，瑛这时倒默然了，她觉得有点倦，只静静的听着。

C 教授似乎觉得她不说话，就问她许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来，去年从桢的信里，知道 C 教授丧偶，就不问他太太的事了。只问他有几位儿女，现在都在哪里。

C 教授微微的笑说，“我么？我没有儿女——”

瑛忽然觉得不应如此发问，这驯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单可怜了！她连忙接过来说，“没有儿女最好，儿女有时是个累赘！”

C 教授仍旧微笑着，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说，“按理我们不应当说这话，但看我们的父母，他们并不以我们为累赘……”

瑛瞿然了，心里一酸，再抬不起头来。恰巧 C 教授滑掉了一只筷子，她趁此连忙弯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来，还给 C 教授。从润湿的眼里望着桌子中间的银花插，觉得一花一叶，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随便坐在厅里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卫女士说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来要送她。好在路不远，瑛借给她一双套鞋，他们先走了。许家和华家都有车子在外面等着，坐一会子，也都站

起告辞。N 女士住的远一点，C 教授说他进城的汽车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戴帽。C 教授站在屋角，柔声的对她说，他如何的喜爱她的小巧精致的家庭，如何的感谢她仓猝中为他预备的宴会，如何的欣赏她为他约定的陪客；最后说：“桢去年在国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真是废寝忘食的苦干。我当初劝他不要太着急，太劳瘁了，回头赶出病来。他也不听我的话。如今我知道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了，我一点不怪他！”说着他从眼角里慈蔼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开起堂门，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桢的身后，和大家笑说再见。

车声一一远了，桢捻灭了廊上的电灯，携着瑛的手走进客厅来。两人并坐在炉前的软椅上。桢端详着瑛的脸，说，“你眼边又起黑圈了，先上楼休息去，余事交给我罢！——告诉你，今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谢和得意……”

瑛站起来，笑说，“够了，我都知道了！”说着便翩然的走上楼上。

一面卸着妆，心中觉得微微的喜悦。第一次的宴会成功的过去了！因着忙这宴会，倒在这最短的时间内，把各处都摆设整齐了。如今这一个小小的家庭

里，围绕着他尽些些软美温甜的空气……

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亲来了。七天以前，她自己还在那阒然深沉的楼屋里，日光隐去，白燕在笼里也缩颈不鸣。父亲总是长吁短叹着。婢仆都带着愁容。母亲灰白着脸颊卧在小床上，每一转侧，都引起梦中剧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心的恨自己！在那种凄凉孤单的环境里，自己是决不能离开，不应离开的。而竟然接受了母亲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亲伟大的，体恤怜爱的心，而飞向她夫婿这边来！

母亲牺牲了女儿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适，不顾了自己时刻要人扶掖的病体。甚至挣扎着起来，偷偷的在女儿箱底放下了那银花插，来完成这第一次的宴会！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颓然的跪到床边去。她感谢，她忏悔，她祈祷上天，使母亲所牺牲，所赐与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气，能从祷告的馨香里，波纹般的荡漾着，传回到母亲那边去！

听见桢上楼的足音了，她连忙站起来，拭了眼泪，“桢是个最温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发觉了，徒然破坏他一天的欢喜与和平……”

桢进来了，笑问，“怎么还不睡？”近前来细看她

的脸，惊的揽着她道，“你怎么了？又有什么感触？”

瑛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说，“没有什么，我——我今天太快乐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协和医院。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月》1930 年第 2 卷第 6、7 号合刊，后收入小说集《姑姑》。）

三 年

湖水是凝然不动的如同一缸浓浓的绿酒。湖风甜迷迷的无力的吹着。湖柳，被水薰的被风吹的也醉了，懒洋洋的不时刮起几丝长条来，又困倦的垂下了。柳叶中的蝉儿，从酣梦中断续的发出几声短吟，胶粘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呓语。

槃自己半卧在临湖廊边的长椅上，心里也懒迷迷的，起不了意想的波纹，只觉得一团的甜，柔，浓，重，压着他的四围，压着他的心身一切。

廊子的那边，放着三张藤椅子，中间一张小藤桌子，罩着细麻绣白花的桌布，上面三副杯盘，几碟子细点，一瓶红玫瑰花。这都是青睡前亲手熨贴的，她是怎样一个娇柔而可意的妻子呵！

他想到这里，微笑的欠伸一下，她这时正在楼上睡着午觉呢！一朵海棠似的，轻欹在玉碗之中。为着她倦了。为着禁止自己去搅醒她，才独自一人跑到楼下来的。

这湖光，这香气，这心情，好像是三年前海外的

一个夏日：——上帝祝福这一天！——那天也是这样粘，这样浓，这样重，只不像今天这样的心思有着！那时自己还在校里，午后睡得昏昏忽忽的，夕阳西下时，霖来了，——上帝祝福这个朋友！——叫他一同泛舟去。霖脸上洗得白净白净的，穿着雪白的帆布裤子，雪白的敞领的衬衣，落霞射在他的身上，如同白莲花一般的英挺妩媚。笑说：“你必有了约会罢？何必又拉上我？”霖笑着从床上扯起他：“你猜得对，只是这位小姐不比别人，她是不肯两个人出去的。我就想起你，让你也开开眼！”

整衣换鞋，同霖去了。接到了她，又一同走入街角的一间冰淇淋店里，三人坐下，才敢抬起头来：对面是一件白得玲珑的上衣，衣领上一个圆圆的绿玉的别针，映着那小小的欲笑的红唇，再上去，是一双黑大黑大的眼睛！凝眸时如同不起波澜的黑海，流动处如同空中飞走的黑星……

出了冰淇淋店，上了船，湖上泛到月出，又送她回去，——这一切，都迷迷糊糊的，心里只觉得乱，回来做了一夜白的，绿的，红的，黑的梦！

霖告诉他，她是今年新来的，她的名字叫做青。他们在国内，就认识的，不过青是这么一个过分聪明的女孩子，所以他们的关系，在青处处客气之下，至今还是朋友。

此后呢，说来话长，槃和霖当然还是极好的朋友，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伤过心。一切都委之于青的结果，是青和槃的交情，渐渐的由朋友而恋人，由恋人而同度蜜月了！

因着这天气，槃又抱歉似的，想起他好友来了，这时不知霖在哪里。自己给他寄去一张喜帖，从他家里转的，也许收到了罢？……

极清脆的履声，从楼上下来了。槃刚回过头来，青已走到楼梯转角处。她微俯着那新月般纤纤的身段，用手去理梯柱上盆里的凤尾草。——她已换了一身白到玲珑的衣裙！

槃站起唤一声“青！”她抬起头来，衣领上一个圆圆的绿玉的别针，映着那小小欲笑的红唇，一双睡后的光辉四射的眼睛，如同泛着情波的深大的黑海！

槃倒凝然了。青已燕子似的掠到身边来：“你也睡了一会儿罢？楼下倒比楼上凉快。”她没有等到槃的回答，又飘然的走到茶桌旁边去。

槃只微笑着看着她。青坐下了：“该吃茶了罢？我今天请了一位茶客，你猜是谁？”

槃也走过来：“我猜……”

青笑了，笑得清脆：“你猜！你猜不到，我昨天在湖边遇见霖了！”

槃愕然了，一坐就坐在桌角上：“在湖边？”

“对了，在湖边，就是你同船夫算钱的时候。我先上岸，看见他独自一个在茶桌上吃茶。我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他答应今天下午来，他因为要看医生，先走了，没有见着你。”

“霖怎会在这里，他不是……”

“是的，他是旅行着，在火车上病了，就歇了下来。他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昨天他看见我，显出万分的惊讶。——好，我们又到一处了，可怜的病中的霖，我们可以安慰他，是不是？”

槃默然，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把小银匙来，玩弄着：“他病了，你若体恤他，就不该请他今天来……”

“今天？有什么要紧？这会儿太阳也不毒了，他昨天这时候还坐在湖边呢！”

槃不言语。

“你这人真奇怪，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么？你仿佛不喜欢他来喝茶似的，我们若没有他，还走不到一块儿呢！三年前和今日一样的一天，你记得？”青巧笑着走到槃椅边来。

槃仍旧玩弄着银匙：“太阳毒不毒倒没有关系，一个病的男子比不病的女人还壮呢！——只因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才不喜欢他今天来喝茶。”

“这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存着顾忌的心？你是个

得胜者，应当有得胜者的同情与宽大！”

“我并没有顾忌的心，从头我就没有顾忌的心。我体恤他，所以不愿意他来领受我的同情与宽大！”

青看着槃，笑了：“你不用遮掩，假若我是你呢，我就愿意我的朋友或情敌，到我幸福的空气中来，我焕发的精神，无声的呼唤着说：‘看呵，看我们的幸福。’”青说着一转身就坐在槃的膝上。

槃轻轻的抚着她，面容却沉寂了下来：“青，一个高尚男子纯正的爱情是不容玩弄摧残的，你知道他是怎样的爱过你，你也知道他现在是怎样的怅惘。你的虚荣心，想显出我们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伤。这两种心理，做成了这段温柔的残忍！青，你仍不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

青急红了脸，站了起来：“你不要冤枉我，我请他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些——”

槃拉住她：“我知道——我是想到霖一方面，他是这么一个深情的朋友，又是这么一个坦白的情敌，我爱他，我同情他，——假若我是你，我就不请！”

“假若你是他？”

“我就不来——至少是今天不来！”

“……”

楼梯边的电话铃响了。

槃看一看表：“是喝茶的时候了，这准是霖打来的电话，你去接。”

青忸怩的笑了：“我不，你去！”

槃摇头笑说：“是你请的，我不管！”

电话铃响了半天又住了，住了一会又响起来。

槃只笑着坐着不动，青只得走了过去。

“你是青？”

“是呀，你怎么还不来，槃和我都等着你！”

“我？——今天天气真好，有湖水，有船，和三年前的一天差不多，你还记得罢？”

青看着槃笑说：“是呢，我和槃刚谈起，巧极了，我穿的也是三年前的那套衣裳。”

“还带着一个绿玉别针，是不是？——槃呢？”

“他就在这里，你要同他说话么？”

“不，你告诉他——我今天不来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北平。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年1月《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后收入小说集《姑姑》。）